



黔中古羅施之國槃瓠之種在萬山之中水峻土

瘠西南甌脫之壤也秦漢以還雖為羈縻之郡然

而畔服不常習俗獷悍迨於明世始置行省漸於

文教 本朝定鼎滇黔後服逆臣作亂復用干戈

天威所臨旋入戎索三十年來招徠休息元氣未

復故仕宦者輒捧檄彷徨蹙頰相弔其為治亦務

因循以為馴鳥獸者苟免竄突而已其闇於治體

者又或一切束以牛毛之法令由前則玩由後則

駭均為無當已銅仁處黔之東偏粵蜀苗夷之窟

縣附郭而治本土司之改設額賦虛懸者十之六

戶口不滿數百率西吳南楚之流移遷徙不常商

販絕跡入金三鑲

六兩爲一鑲

卽得爲序士而其稍黠者

或竄名伍籍或匿身在官以免民徭故一郡之大按籍而應官者僅五六家爲民戶其餘皆在當免之數一爲序士則武斷侵漁大爲民害造庭之訟盡明經文武子衿也其稱詞不曰五世六世族祖伯叔之遺業則三父八母姑姊妹甥舅姻亞之遺產民之得保其土而安其居者寡矣邑鄰楚之麻陽麻陽土隘人滿籍銅仁者皆不逞之徒急則東西走若鋌鹿爰兔根株難治日相殺斂銅受害爲獨深縣北陞胥苗也屠戮劫攘之禍疊見於往牒境接鎮筸百里而近頻歲鴟張蹂躪血膏原野彌

望成墟震鄰之恐有不終日之虞銅之難治所由來矣康熙三十七年吾鄉黃門王公補得斯邑蒞治之初慨然曰縣有三患一頑士一克苗一逋民三患存不可以施治也然去之有道不可急矣士之頑病在於不讀書不明禮義舍其本而爭之於末非其治也苗之克其性固然然亦人類也文武將吏日從而朘削之蓋亦有以致然反其道而治之宜可馴也民逋而急繩之與姑聽之均失苟爲長令者不撓於強禦不黷於貨利而亦無難治於是擇民之秀異者親督課之以聖賢之訓儒先之說錮蔽日以剝靈明日以新請業請益者日以衆

一言及私則變色而起麾之門牆由是無情之訟  
息士習正而民氣以申民苗之爭一以誠信廉明  
臨決之務服其心而後已凡苗之所苦盡爲除之  
而又聯守帥以率我之制苗樂更生莫不稽首來  
庭願齒編戶又令民練鄉勇勤守望杜其機牙防  
其突逸於是苗情外服民勇內固四境之內不聞  
犬吠之警至於流民之犯法禁者與麻陽令約互  
相稽察擒治通爲一體不務曲庇向之麻急潛銅  
銅急歸麻之智窮而乃得以行其法然公擴無我  
之度加柔懷之德麻陽之民相慶以銅爲樂郊也  
公宰銅四年禁姦宄起瘡痍興學校崇教化不鄙  
夷其民務以古治治之其民始而疑旣而服終乃  
鼓舞而謳頌之以爲數百年來所未有也公中間  
以西河之戚上書乞休苗民驚走遮號臺司知其  
賢曲慰畱之卒以政最

天子親擢爲給諫與余相見都下余問何以治黔  
公出公牘示余曰余無他能惟毋擾之爾嗚呼此  
公之遜詞也聞公之在黔能令生苗歸化屯民投  
土僚帥遵路民利繁興若諸葛之服南人文翁之  
化西鄙者凡公牘所存乃治之跡而非所以治也  
黔之人士有仕於朝能言之矣公之言何其遜也  
倘執是以爲公之治盡於此是覩吉光之片羽攬

全豹之一毛而欲論九苞之異彩霧澤之奇文也  
烏可哉

康熙四十三年秋七月既望同里程文彝拜謨

學菴類稿目錄

公牘類八

銅仁

第一卷

文移

青浦

王原

深

一字  
令詒

滕為儒刁拐蕭門子女移麻陽縣文

覆總督諮訪利弊

行查苗患地方覆詳

詳督撫條陳五事

詳貢生病故丁憂由

縣轉報文

二條

移平溪衛汪鑑告吳

世科占軍田文

牒縣學諭令諸生種

樹文

通詳李瑛冒認祖墳

誣告掘塚

涂書林訛詐移普定

縣文

乞休詳文

審革冒籍新生蔣任詳文

啓聖祠事宜詳文  
名宦祠事宜詳文

行捕衙備銜名私記牌

黃遐刁拐寅妹回麻陽縣關文

纂修郡志行縣司文  
嚴飭邊防行土司文

學菴類稿

公牘類八

文移

銅仁

青浦

王原

深

一字  
令詒

滕爲儒刁拐蕭門子女移麻陽縣文

麻陽縣民滕爲儒之婚於銅仁蕭門之孀孀之夫  
死未百日也孀婦之求夫鰥民之倖合固已急矣  
顧其詞仍曰撫幼雖云飾詞然於贅蕭門之意未  
大遠也夫何未半載而遽攜孀歸麻於蕭門何有  
哉淫夫淫婦乘喪苟合願遂而共奔亦可已矣乃  
爲儒既有其室復思攫其子借送母之名俾居銅  
之族弟滕行俸虛立領狀竊蕭門之一子二女以

去此何如設心耶比歸麻陽行俸與蕭啓祿來迎  
子女往復數四始猶甘言緩期繼乃潛蹤措匿年  
復一年去而不返爲儒豈真謂隔越省屬王法所  
不及耶嗟此呱呱不夷爲廝養卽畧販他鄉耳究  
之蕭門之孀可以誑合蕭門承祀之孤子字人之  
二女不可以負而趨也爲儒審屬麻陽縣民相應  
移文貴縣並令元領滕行俸同蕭啓祿赴麻請煩  
查照事理拘出蕭門子女三人發領回銅並請添  
差押發滕爲儒過縣審訊誑拐情由

覆總督諮訪利弊詳文

銅仁黔楚交界民苗雜居世職狃於憚殘士流積  
爲橫亢三尺之法難以槩施四維之教幾於不舉  
境以外未雨而綢繆境以內因宜而調劑苟非審  
量其源流考詳其得失未易輕言措注遽奏治功  
也職化俗有心受事尚淺到任以來甫及三月正  
在諏諮疾苦審度時宜倘有確見當興當革之故  
容次第條議或繕稟敷陳目前未敢草率虛溷明  
聽

行查苗患地方覆府文

查得銅仁縣東與湖廣五寨司聯界西北與本府  
平頭司聯界自五寨司至平頭司綿亘六十餘里  
迤北皆生苗地則縣之外境也其內境東爲縣之

坡頭鄉離城四十里北爲縣之龍魚鄉離城五十里西北爲縣之甕峇鄉離城六十里其三鄉皆民苗錯處則縣內之形勢也至於紅苗巢窟東接楚之瀘溪麻陽二縣五寨長官司鎮溪篁子坪協鎮地方北接楚之沅陵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西接蜀之酉陽宣撫司平茶石耶邑梅三長官司南接銅仁縣及平頭烏羅二長官司近南者爲黔苗近東與北者爲楚苗近西者爲蜀苗其名雖分實則根柢鈎連聲援互應週圍盤互千有餘里並無分界其近民地者順其欲則爲熟苗拂其意則爲生苗其名雖分實則生藉熟爲引線熟倚生爲嚮藪

狼狽爲姦其害則一復查縣境自明時攻城劫官受害最酷本朝順治戊子己丑庚寅年間此地尚屬竊據土司與苗彝累次破城焚燒殺擄康熙年間吳逆變亂又屢次乘機劫掠蕩平以來雖稍寧謐然而坐草抄戮拏白放黑之事猶不能盡無此縣境所受之苗患也今奉文行查本縣允屬苗民雜處素受苗患地方相應據實回覆

此文府不轉詳第云府係苗患地方而已

銅府止附郭一縣府既苗地縣獨非苗地乎州縣疾苦格於府而不得上達如此類不一而足

### 詳督撫條陳五事

竊照黔地處邊苗彝冗雜山土瘠薄民俗獷悍愛養安全之道更化易俗之方視他行省爲尤急然



以土薄而民悍也其收效視他行省爲較難前奉文諮詢利弊職緣履任未久聞見尚淺不敢草率敷陳數月以來累奉通行條陳欸目凡欲言而未言已見之條議者亦不敢復贅茲據管見所及酌列五條仰塵清覽一曰端士習士爲四民首氓庶之所觀型也士習不端大之結黨以梗化小之恃勢以嚼民彼唱此和相效相師較庶民之刁橫爲尤甚職昨自銅邑赴會城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每多患苦士習驕橫是處相同職細思其故豈盡士之無良歟亦由爲之父母師長者教導之無素董率之不嚴且一郡一邑之中賢者無由表見不肖

者得以姑容所以分別獎勸懲戒之道或者未講故至此也職以爲朝廷教士之法莫要於勅立學宮之卧碑先賢教士之方莫切於朱子白鹿洞揭示之學規乃黔中數罹兵火學宮卧碑久已無存而天末遐陬書籍鮮少白鹿洞學規亦未經見職擬請頒式各州縣刊刻印刷徧給士子俾之誦習遵守令州縣官每月朔望宣講上諭之次日會集生童會講經書因以申明卧碑學規耳提面命獎勤警惰而又於每季每月分題課文間行面課俾士子束於父母師長之教不暇乎其他則干與戶外梗化戕民之事自可漸少矣猶慮教條雖設而

應之者無人徒成虛語又請勅令各州縣設立印簿二扇其一登記每次會講會課士子姓名其一登記逐月干與詞訟出入衙門士子姓名或季終或歲終呈繳兩臺以備查考每遇歲試學政行優行劣之實跡亦卽以此爲根柢其有行有文之士有司特加優禮或式廬致敬書額表閭庶賢者得自表見愈加勉勵不肖者無可姑容亦知悔改與其有犯而治之於末流不若豫教而鼓舞之禁遏之之爲得也如此而爲子弟者猶不率上之教干犯名義爲害地方然後繩之以三尺之法庶加之者無愧受之者無詞耳用敢抄錄卧碑學規擬式

呈覽一曰禁包攬事非切已而罔冒圖利是刁姦之長技而地方之孳賊也包攬之弊一則錢糧一則詞訟夫糧差隨田天下定例乃黔俗多有包收包納之人或爲原業主或爲地主或爲族戚此輩非文武各衙門之吏役卽土司土舍舉貢文武生員凡典賣出之業及附近村寨之業與同族親戚之業皆不許本人上納錢糧一切包收侵蝕冒免差徭或隔年預收或本年先借及至開徵問之受田之人已久飽包攬者之腹矣至於詞訟大半爭田爭婚爭葬閱其詞切若剝膚核其實則云族伯叔祖族伯叔族兄弟之遺業遺孤或云外祖父母

母舅母姨姑夫姊夫岳丈女婿之寄產寄戶甚至有封房釘田橫行不顧者亦卽已上諸項人役倚藉護符蠶食鄉里夥告夥証百足不僵爲害地方莫此爲甚應請明禁但凡錢糧無論出賣典當皆令本人上納不許原業主地主房族親戚倚勢陵壓包收冒免其詞訟非係本身親買之業及父母分授本分之業及本身子女婚姻一槩不許包攬爭管禁之於先俾勿再犯保全良民亦卽保全此輩不但國賦不致抗欠詞訟不至繁興其於人心風俗亦可漸正矣一日練鄉勇職竊照黔地皆鄰苗彝村寨零星戶口稀少民生其間常罹坐草拿

白之禍雖有經制官兵分塘守汛然額數寥寥豈能防衛是非使民間人自爲備不足以杜其害而奠其居也合無飭令州縣官於冬月農隙之時令附近村寨立期團勇習練武事一村有警鄰村接應彼此聲援互相偵探旣實行十家牌之法以聯村中之戶復實行團勇之法以聯鄰近之村有司時常調集訓練選其勇敢者爲之長以統率之隱寄行陣之意於其中可以壯官兵之氣而杜苗彝之窺伺似不無小補一日飭軍屯查屯政之設原寓兵於農以爲邊備不畱客兵不糜官餉法非不善也今國家旣設官兵歲糜餉數十百萬而尚畱

此屯軍誠無所用既名爲軍其主則所千總衛守備武職也凡軍民有事不論曲直輒爲左袒又多隔越省分上司不相統攝雖有有司不得過而問焉黔楚繡錯之壤屯地與民地犬牙相入流棍姦人每以屯地爲免窟保甲不列稽查不至咫尺之內便若異域是昔之衛民者今反以厲民矣合無咨商鄰撫題請改歸附近州縣卽令附近州縣訓練屯丁以防苗盜與其存軍之名而無軍之實受軍之害曷若去軍之名反得軍之實收軍之用乎卽不然亦必嚴飭所衛以後凡有軍民爭訟聽歸有司審斷軍屯地方聽附近有司稽查所衛不得

庇匿欺抗破積習以一事權是在兩臺與鄰撫之軫念民隱化畛域之見成同風之休也一日馭土司夫任其事則必課其績課其績則必行其賞罰而後績可成而後事可舉今國家不改舊轍以土地分授土司俾襲世職而一切寬其處分恩至渥也爲土司者宜何如奉法以報國恩乃土司中貪暴虐民抗糧匿犯者十居八九無他皆恃處分不及非世絕及犯大逆不至革易是以因循習染相效而成頑痺之俗也夫國家不以一切苛細之法加之土官者柔遠之大德也然不思所以救其弊而懲其亢寓獎賢懲慝之法於其中使不肖者得

志卽有賢者且將化而爲不肖矣古時諸侯尚有  
貶爵者削地者今之士司卽不可繩以今日流官  
之例獨不可待以古者諸侯之例乎窮則變變則  
通似不可不思所以善後之策也卽不然似亦應  
令所轄之府州縣考察其賢否上之兩臺其賢能  
廉謹者俾之治事如故其不肖者一切地方之事  
俾不得與不至肆其害於百姓而亦不失其世職  
之榮安民亦所以安土司也仁臺明燭秋毫當必  
有深長之慮非末吏之所敢叅預姑因愚見之所  
及以陳之左右以備採擇

詳貢生病故丁憂由縣轉報文

二條

竊照學校官生事理皆由學而縣由縣而府此定  
例也所以近奉行查貢生謔會明病故不報府官  
縣官均有罰俸處分未聞縣官獨可超然事外乃  
歷來貢生丁憂病故止報儒學學徑申府並不具  
呈到縣該學亦不由縣轉詳查銅仁府除銅仁一  
縣之外皆係土司向例縣司童生總歸縣內考試  
送府府試送道其進學之時無由學徑送府試之  
例何獨於丁憂病故竟不由縣一事兩例何所遵  
守皆因天末荒徼不諳事例是以多有叅差相應  
詳請飭行嗣後凡有貢生丁憂病故本人必具呈  
該學及縣而府學亦必由縣轉申到府不得止報

儒學儒學徑申本府庶事例畫一易於查核  
職遵查銅仁府學貢生謀會明給發文憑一案新  
承檄行知照奉吏部處分將失報病故之地方官  
銅仁縣知縣李仲椿兼攝縣事之王清碩照例各  
罰俸一年李仲椿又護理府事王清碩又署銅仁  
縣事照例又各罰俸一年並不議及失報病故之  
教官任中驥處分職細繹部例似生員係屬教官  
職掌而舉貢既經出學考成卽在地方官所以止  
議府縣官處分無交與禮部議教官處分之語若  
不由縣報則以不經由之官而受處分實爲無辜  
應否請酌定事例其文武生員丁憂病故等項遵

照憲批係縣學者由學呈縣申府係府學者由學  
徑報該府不必呈縣轉報至於舉人貢生既經出  
學不必從原日學分轉報一槩由縣申府庶與部  
例相符倘有失報等情亦甘心聽受處分矣

移平溪衛汪鑑告吳世科占軍田文

看得汪鑑與吳世科親戚而仇讐者也其控世科  
之搶去秀才公差冊子事甚可駭本縣廷鞫之下  
止據汪鑑出頭供質至於同詞之關會元金國容  
陳洪皆云拿人搶冊沒有看見據汪鑑說如此卽  
汪鑑之詞証老楊亦云青天在上不敢謊說夫拿  
人搶冊何事也而止汪鑑一人自告自証其可據

乎且十六日同兩秀才兩公差去楊家橋說合者汪鑑也一人獨回鄭家屯通知各軍云被搶被拿者亦汪鑑也十六日具呈本縣之首名汪鑑也同日具呈貴衛之首名亦汪鑑也及查閱貴衛之票止差陳洪不差汪鑑卽票上各屯頭二十餘人並無汪鑑名字而鑑獨橫身創此奇局以汪鑑一人之身十六之一日說合於楊家橋証挈人搶冊於鄭家屯投詞於東北七十里之銅仁縣又投詞於西南九十里之平溪衛雖劒俠飛仙不若是之神速也其爲兇棍懷挾私仇生事誣陷明矣至鑑稱前任衛縣俱有卷宗本縣隨查縣房並無舊卷豈

貴衛獨有乎相應將審過情節移覆貴衛祈賜查照軍民私爭起釁構造屋樓乃黔楚刁姦積習止刁懲誣是所望於賢明之長也再查平庠公呈汪鑑與張大元大成大任等惡蹟彰彰公憤已久則造謀移害更自昭然因呈內多有稱鑑等爲貴衛通賄說合實蹟累累本縣念切鄰封未敢草率通詳合並全抄移覆希賜嚴飭勿致禍延鄰邑可也

牒縣學諭令諸生種樹文

新設縣學高踞山岡後背兩旁圃地甚多非得樹蔭不成美觀爲此故牒貴學煩諭令新生每名種樹五株多者十株不拘桃李梅杏榆柳冬青松柏

桐槐務須高一丈圍八九寸者其坡下宜竹如種竹十莖准算種樹一株貴學逐一登記簿本送縣查考仍將種樹新生名氏寫一小木牌拴繫竹樹之上俟其生植方始算數如幼穉不堪及萎折未生者著令補種務於十月以內種完春風扇和綠陰可愛本縣將與貴學率茲童冠盤桓其間講學之暇行吟休息可以怡神養目有舞雩沂水之趣傳之異日指某樹爲某某手植諸生有奮發成名者後人必加恭敬亦銅庠一段勝事也其力行之

通詳李瑛冒認祖墳誣告掘塚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據縣民徐國政稟

訴有惡棍劣衿李瑛率克李琦等三十餘人突將國政新立房屋梁柱盡行砍壞脫奔口訴到職隨據生員李瑛里民李琦等呈告掘塚十六日又據徐國政訴李瑛冒認絕塚砍屋誣告職隨拘齊一千犯証當堂審訊間墳係冒認砍屋情真職以李瑛係府學生員徐國政之子徐鴻係縣學新生因移會府縣兩學踏看隨准府學移稱無異職猶恐中有偏見復著令鄰佑里老公同踏看當堂覆審審問之際見李瑛李琦藐視官長克橫無狀卽擬詳請憲法懲究猶以未經親驗恐尚有一毫疑竇隨於二月十七日喚集原被干証附近鄰佑鄉約



里老士民暨原業主等親行踏看徐國政立屋基址之後果有古牆埂一帶委係舊日屋基但日久荒蕪棘刺叢生新加平治古埂之外東北隅有荒塚三堆現在當場訊問鄉約里老均稱絕塚李瑛冒認衆口一詞及驗視屋柱根根皆係斧砍損傷橫枋皆已砍斷是日李瑛李琦自知情虛抗拒不至歷審三案口供合之勘驗情形砍屋是真發塚無據李瑛李琦誣告發塚生事殃民罪固難逭矣但李瑛恃矜狡辨礙難定擬合請褫革以便研審確供按律反坐庶良民不致被陷惡棍不至橫行肅清宮牆以申三尺

涂書林訛詐移普定縣文

看得涂書林安順府營丁也忽於八月初九日來至銅仁武舉種名遠家口稱索取舊逋名遠以訛詐來控及喚訊之利口喋喋云康熙二十二年名遠在平壩衛任會爲伊父謀幹土千總得受過銀九十兩三十二年伊弟曾來一次前府押遞回籍問其議約領帖中見皆曰無有及訊名遠二十一年已卸事回銅二十二年之事固風馬不相及也如果有其事安順去銅不過數百里何不於二十二年卽來取索而遲至三十二年耶查三十二年所來之三人中無書林也如果應還之項則押遞

回籍之後何不於三十二年卽行告理而又遲至三十九年耶且三十九年來索之涂書林又非三十二年來索之三人也其爲光棍生事捕風捉影不待詰而明矣查涂書林自供當身營上非係逃奴卽係逃兵蹤跡閃爍來歷未明相應移解貴縣查其是兵是民收管入籍至於訛詐之罪姑念財未入手且恐加刑不便長途行走未經懲責應請貴縣於押到之後按律發落以儆無良以伸國憲

乞休詳文

爲夙疾日深陳情乞休事職少邁閔凶幽憂素積長謀衣食遊涉尤勞往在京師卽患怔忡之症比官粵水更增脾泄之疴雖年力未甚衰老而精神日減耳目日頑前歲臘月抵任銅仁孑然一身形單影隻病妻一子遠隔萬里近得家信子復病亡悲切傷心舊疾陡發自二十日至今神思恍惚終夕不眠自顧殘骸已無生理若不亟請歸休不特煢煢孤獨難遂首丘亦慮邊徼苗邑貽悞不小懇乞俯軫哀情驗實轉詳早賜回籍倘從此得少延歲月皆出洪恩

審革冒籍新生蔣任詳文

看得冒籍之禁學政綦嚴銅仁府學新生蔣任湖廣天柱縣人也向曾入學天柱緣事褫革潛住思

州有銅仁生員蔣名魁因伊父曾與蔣任之父相識依附同譜入籍銅庠迨後職查委非本籍隨經通庠公呈前來又據廩保出首是以詳請轉詳學臺批審轉行到職於本月某日在於明倫堂審訊而蔣任業已先期免脫莫可蹤跡及查蔣名魁譜牒又復子虛則蔣任之爲冒籍無疑矣使蔣任與蔣名魁果屬同宗然已居蜀二代居楚三代亦不便引遙遙華胄占籍銅仁矧楚之蔣黔之蔣是二非一犁然難混而可以楚疆之亡命思州之寓民顧冒昧處此乎則此蔣任相應詳請照例褫革以申功令者也蔣名魁以伊父之遺言不加詳察信贖爲真咎亦難辭但審無受賄實據情尚可原且銅仁邊郡人文寥落合無懇請從寬戒飭保全微名此則出自臺下法外之仁非職所敢擅便者也至於廩保楊政琦業經出首相應免議

啓聖祠事宜詳文

職遵查本縣建造學宮業於十月二十日造冊具文報竣在案所有未完之工照牆頽池目今亦已告成止有油漆粉畫因天氣寒凍須待晴暖方可施工容俟完工後另文申報外職復查會典開載啓聖祠內嘉靖年間以宋儒程昞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年間復增宋儒周元輔從祀向來止以顏

會孔孟四氏分配未設從祀今職遵照會典製周程朱蔡四氏木主增造磚臺二座如聖殿十哲之式至於聖位業於十二月初二日恭送入廟於初三日捐俸行始建學釋奠之禮又於學門之旁設有縣學土地神祠一間已上俱係前冊未經開載理合一併聲明

名宦祠事宜詳文

職遵查銅仁縣設縣以來名宦止有明萬曆年間知縣楊仕漢天啓年間知縣黃家林二人因無縣學統於銅仁府學名宦祠致祭今已設立縣學應另置木主於縣學從祀至於府官已上諸公在未

設縣學之前者止應照舊在府學從祀職於十二月初二日恭送聖位之日已製楊黃二公木主送入名宦祠其二公事實因銅郡數被兵火文獻無存莫可攷據無憑查造亦別無專祠應移請入祠者合併聲明職更有請者其未設學以前之上司不必更入新學自康熙三十八年蒙特題設學以後之上司有德於地方有功於學校者請得從祀新學更查名宦止論在任實蹟不比鄉賢必俟論定身後故名宦於任滿之日即可迎主入祠應否通行遵照伏候裁奪

行捕衙備銜名私記牌

朝廷設官分職公文往來全憑印信關防至於例無部頒印防之官各有真書小條銜名私記查得典史一官雖至微末然有巡捕地方緝拿逃盜之責申詳公文若無銜名私記何由防杜詐僞且他省多有非同創設今查該典史輒用白文殊乖體例飭仰自備真書小條銜名私記一顆凡上行公文用此鈐記官銜之下及公文背縫庶不致有詐僞增減等弊特頒發式樣仰卽照備

黃遐刁拐寅妹回麻陽縣關文

看得黃正判之女寅妹爲何光偉之聘妻孩提之時育於何氏今已及笄而忽生跳嫁之心始而假

以神降放火黃遐坐逼休書及控到縣斷合破鏡責懲黃遐宜知悔矣乃寅妹甫回而黃遐又主令黃爾亨拐誘私逃比拘獲寅妹訊其口供鑿鑿在卷於是何光偉求匹之心不勝其懼禍之念願將寅妹退回黃正判令其另嫁而黃正判亦願出財禮二十六兩領回寅妹另嫁當堂取結甘限十日此三月某日事也乃黃遐又潛赴貴縣捏詞具控令正判之子某賚投關文文甫至而正判卽於此日復拐寅妹而逃其閃爍刁惡皆黃遐爲之主使正判之棄婦石氏爲之撥弄也寅妹之育於何氏十四五年正判別無異說寅妹亦初無異心自石

氏從滇漏斬逃回黃遐在便水挨身認族淫婦淫棍構禍生端箝制正判刁撥寅妹一逃再逃控黔控楚遂使十四五年之養媳不有其夫七十餘歲之寡姑不保其媳禮不可化法不能施石氏黃遐之罪可勝誅乎茲准大移喚訊尅偉口詞離合兩難進退維谷本縣揆之於理應請押發完聚度之於勢似宜照追財禮若請押回審決竊慮詭計復生相應錄供移覆貴縣裁奪倘石氏黃遐顯服重法正判能具結寅妹日後再有放死私逃等情正判情甘認罪則請押回完聚倘揆其情已屬覆水難收而刁撥之禍不能免於將來則請追正判所限之財禮專差移解過縣以憑給領另娶仍請正石氏黃遐之罪毋使人得效尤以傷風化庶三綱明而九法正貴縣同心疾惡諒有卓裁也

纂修郡志行縣司文

署府

銅仁楚南外壤黔北邊隅雖云槃瓠遺風苗夷錯處然而山川秀發科第蟬聯既鍾地靈乃產人傑考諸前代鬱爲名區顧以洊罹兵火文獻無徵欲悉源流志乘胥闕查自康熙十年郡守梁公會修府志簡畧未備板又無存三十年來未經採輯事蹟日湮故老漸喪失今不修恐成闕典是用叅諸衆論訪合輿情僉謂斯時允宜載筆但慮地方遼

濶年代曠遠非藉羣賢之力難成不朽之書爲此行仰該縣司文到之日卽速延集本地老成耆宿英俊名流搜訪舊聞叅稽近事將發來卷目逐一查攷前志已載者按欵詳增前志未載者挨年續入凡地方有殘碑斷碣古蹟名祠與夫貞孝節烈未經表揚者悉行採著彙送本護府以憑與諸賢核實編纂勒成完書幸勿泛視

嚴飭邊防行土司文

烏平二司界連川地沿邊民寨逼近苗夷查得向來民苗貿易易生嫌隙又或私行苗路圍獵捕魚往往生窺伺之心遭殺擄之慘至於零星散戶守

望無人倘有警急救護何及冬天放牧牛馬無人收管被苗偷竊無處跟尋村寨四面牆垣籬濠漫不修整全無防禦一遇苗盜竊發豈不束手受禍目今楚苗猖獗尤宜加謹隄防是用亟申飭禁保固疆圍爲此票仰該司官識照票事理文到卽便飭禁不許流棍入苗賒販貿易以啓苗釁並不許於苗路小徑行走打鳥捕魚啓逆夷覬覦其零星散戶近苗之家卽速歸併附近大寨每一大寨週圍修築籬笆牆垣四周開濠一寨總安一門輪流看守一遇有警互相救援鳴鑼放砲接應汛兵民間牛馬早放暮收不許野放該司仍將發來告示

抄寫多張徧貼曉諭取具遵依及完工日期該司  
親行查勘結狀送府查考

學菴類稿目錄

公牘類九

銅仁

第二卷 教令

到任曉諭

禁刀誣示

清編保甲示

均撥舖遞

示被水各鄉

飭各鄉宣講上諭

青浦

王原

深

一字  
令詒

開告示

端士習令

冒荒許自首免罪令

招墾荒田令

祈雨勸諭修省

分限寬徵教



訓練鄉勇委牌

會講教令

勸民採葛教令

勸民息訟諭

苗寨長委牌

教孝化俗令

批紳衿公舉陳應鳳喻政復入鄉賢祠呈

禁煎油茶驅白食令 禁放牲畜令

通諭四條 咨訪利弊示

祈晴修省教 署府事曉諭

祈雨修省教 解任曉諭士民

學菴類稿

公牘類九

教令 銅仁

到任曉諭

青浦

王原

深

一字  
令詒

本縣下車伊始正遇歲暮封印之時一切政教條  
件放告日期俱俟新正開印次第施行所有先應  
曉諭事宜合先示知為此示仰縣屬鄉約保正商  
民人等知悉此地僻處天末民苗雜居累遭兵火  
城市荒涼零星戶口又皆貧瘠本縣入境之始親  
自步行村落觀訪蔀屋目擊民艱不勝慘惻又聞  
此方頗有豪橫不逞之人魚肉小民與滅詞訟大

堪髮指本縣爲爾士民父母師長務須爲爾民興利除弊講休養生息之道孝親敬長之方使百姓安居樂業風俗淳厚其豪橫不逞之人姑寬已往自後一有發覺定行申究以除民害爾民各宜仰體本縣愛民如子之心士農工商各勤職業勉爲良善至於游手好閒賭博酗酒之徒速宜改絃易轍本縣亦許其自新若再犯法網噬臍貽悔不可不慎

開告示

示諭闔屬人民知悉本縣下車以來卽遇歲暮封印昨二十一日示期開告收閱詞狀大抵皆屬田

土舊事除逐一分別批發外嗣後如有真正人命盜劫重情許不時呈告其餘一切戶婚田土每逢三六九日候本縣陞堂親自投遞分別准理與爾民申雪至於以赦前舊事呈告者及經官斷者牽連多人並牽涉婦女者以生監作証者擅於事外列款者不開明年月者一槩不許混投其各凜遵  
禁刁誣示

爲嚴禁刁誣以厚風俗事照得銅仁天末小邑累經兵燹人民稀少貧瘠堪憐本縣來任茲土務期與民休息培養元元俾家給人足無飢寒之患安居樂業成淳朴之風惟恐民間有以強凌弱恃富

欺貧冤抑不明之事所以示期開告與爾民申理務期鋤去豪強以安良善爾民須據實呈告以憑閱准拘審如有將遠年赦前之事及褻捏虛詞牽連婦女並借生監扛幫作証混行投遞除不准外擇其捏詞尤妄誣告尤甚者定行嚴拘鞫訊其准行事件審出虛情一並依律反坐本縣鐵面冰心決不姑貸爾等各宜三思毋貽後悔

端士習令

爲端士習以正風化事照得士爲四民之首讀書明理表率愚氓方不負朝廷作養訪得銅仁士子閉戶潛修者固不乏人而好事務外者亦復不

少此豈其性固然歟亦由爲上者教化不先因循相習以至此也本縣由諸生起家來尹茲土行將與爾多士會講課藝砥礪切磋闡明聖學崇長文風且黔地徧小府縣共在一庠闔郡所屬文武皆由縣考起送凡在澤宮者胥我子弟也本縣爲爾多士父母師長若不先申教令偕之大道是爲有忝厥職爾多士倘若教之不率卧碑之條約甚嚴學政之功令難犯本縣亦不能爲爾姑貸也所有  
一二條欵與爾多士約幸共守之  
一除會課會講呈送文卷外不得以私事干謁  
一不得代人作寫呈狀及爲干証

一不得抗欠錢糧上堂挨限

一如有切己之事呈稟者狀內填寫抱告某人令抱告賚詞投遞不得混同民庶上堂俟閱准行拘懸牌之後方許親來聽審仍帶同元抱呈伺候已上四項文武生員貢監一體遵行一以示本縣優待斯文至意一以期爾諸君子卒爲善士自愛其鼎其各勉旃毋忽

清編保甲示

照得保甲之法其來已久但奉行未善往往徒滋煩擾本縣蒞任伊始訪察銅邑城居村寨戶口寥落與苗夷聯壤卽民戶之中大半楚豫秦蜀流民

錯處人非土著來歷難稽若不嚴加體察未免貽害地方此銅邑之戶口斷斷不可不清銅邑之保甲斷斷不可不編者也但清戶口則隱匿漏戶必以爲不便將起而阻撓之編保甲則豪橫姦徒必不服稽查又將起而阻撓之歷來令長所以祇視爲具文朦朧影響不過奉行故事清編之名雖存而清編之實其廢已久矣本縣身處巖疆若不實心釐剔非惟有負職守亦且無以爲施治之方現今祇奉上行查編保甲本縣不避嫌怨不憚煩勞實心舉行務除積弊所有清編保甲欸項逐一開列於後

一保甲之法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每家置牌一面備寫男婦大小丁口姓名年貌籍貫作何生理及有無寄住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日輪一家收掌輪牌之家每日酉時持牌到各家查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挨門查察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踪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如有姦宄逃人潛匿甲內同甲之人不行驅逐互相容隱藏姦生事者一家有犯十家連坐

一十家之內立一甲長十甲之內立一保長每日雖令十家輪查仍責甲長統率各家統於甲長各甲統於保長甲長設一甲冊詳列十家戶口保長設一保冊詳列十甲戶口如有村寨畸零多寡不齊止須就近編立不必限定十家爲甲百家爲保各保長造冊彙齊繳送本縣存查以甲冊合保冊以保冊合縣冊百里之內瞭若指掌矣

一甲戶之內如有遷徙往來增減戶口該甲長註明甲冊知會保長保長註明保冊月終彙齊呈報本縣

一婦女及十五歲以下未成丁之子弟不必填面

貌生理十六歲以上丁男俱照式細填不許遺漏  
一各家以家之尊長開立戶名不許倒置將子弟  
立戶

一湖廣江西四川陝西及一應外籍之人寄住本  
境者著令本籍之人認保如無本籍認保卽係來  
歷不明之人立卽驅逐不許入甲

一外籍之人須開元籍某府某州某縣某鄉里長  
某人甲下遷移年月及有無置買庄田房屋在於  
銅邑某處田若干畝房若干間買自何人係何年  
月如開寫不實卽係姦宄立卽驅逐不許入甲其  
遷來三十年以上者免令本籍人認保田房墳墓

止填有無字樣免開細數

一甲內如有違禁與苗夷交易往來致生事端者  
同甲之人立卽報官懲究如隱匿不報或經訪出  
或被首告同甲一併治罪如將兵器火藥私自賣  
與苗人者以通番論

已上諸款務在切實舉行庶彼此覺察無偏徇之  
弊綱舉目張杜諉卸之端一切姦宄無所容身地  
方得以寧謐良民皆獲安枕矣合行出示曉諭爲  
此示仰闔屬人民知悉其刻印牌式造冊紙張本  
縣捐俸自備單騎減從親詣村寨查編如有借名  
苛派需索者查出立置大法決不姑貸

冒荒許自首免罪令

查得銅邑額田三萬一千五百畝本色秋糧米五百餘石條編馬館煙差加增銀三千一百餘兩本縣下車以來查現在報熟完課之田止一萬三千四百畝前任續報之田又復隱漏糧差合算舊額現徵之田不及十分之四是宜彌望皆荒田矣乃細核舊荒未墾者不過十分之一餘皆有主成熟之田而完課者無幾皆因藉兵亂之名私去其籍隱匿作姦漏糧欺君恬不知懼此等大弊非勢豪積蠹卽流氓神姦隱占旣多遂使良善小民重差偏累本縣奉朝命來蒞茲土目擊髮指務在徹底

澄清誅鋤豪猾惠此小民非不知執法不撓結怨孔多但以二萬一千之田而匿漏者一萬八千餘畝國法何在天理何在若不清查是縱姦也是長惡也然本縣猶念爾等積習相沿不自知其蹈罪犯網法雖難追情實可矜特爲爾等法外施仁姑開一面限以兩月但有隱匿未報之熟田及前任報過仍復隱漏之田許其自二月初一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兩月之內盡行首報已往隱匿之罪槩免不究已往私收之租槩免不追自三十八年爲始照畝完糧批與執照永爲己業若過兩月之限不行首報或首報不盡者本縣一面親行查訪

一面令地方人等據實首告一有發覺定行申詳各臺治以欺君大罪積年子粒一並嚴追決不少貸本縣立法甚嚴用心甚恕爾等大利在此大害亦在此本縣言之不爲不早爾等思之慎之毋貽後悔

均撥鋪遞

爲撥併鋪遞以均勞逸事照得民艱必須體察政治貴在均平本縣蒞治銅仁憫恤此邦地福民貧百務廢弛苦樂不均成例偏頗民有疾苦無所赴訴日擊心傷可爲長歎除一切利弊現在悉心釐剔次第興除爲爾民圖久安長治之業立一定不易之規外所有鋪遞一役奔走道途最爲勞苦查本縣西北一路由府前鋪至龍魚鋪一十五里由龍魚鋪至客寨鋪一十五里由客寨鋪至溪口鋪一十五里由溪口鋪至甕會鋪五里由甕會鋪至桃映鋪一十里由桃映鋪至半坡鋪一十五里由半坡鋪至鬼溪鋪一十五里由鬼溪鋪西至烏羅司鋪二十里東至平頭司城二十里半坡地屬鎮遠縣鬼溪地屬鎮遠安化二縣自二縣姦民舞弊誑准上司撤半坡鬼溪二縣鋪夫之役獨累桃映一鋪走遞烏羅平頭二司公文以一鋪而兼三鋪之路其困苦偏枯不可言矣本縣現在申詳本府



令烏平二司酌復甕濟一舖俟定議另候檄行外  
查龍魚客寨桃映元係舊設而溪口甕會則係新  
設設塘之本旨元為防苗起見溪口甕會之安塘  
兵固甚善也但舖夫遞送公文各舖皆以十五里  
為率而由溪口至桃映正一十五里中間甕會一  
舖實屬贅疣相應撤回甕會舖夫二名併入桃映  
遞送遠途公文實為允當本縣又念甕會屬甕荅  
鄉甕荅小鄉民少不比大鄉且撤近舖而歸遠舖  
為途稍遠撤併桃映於桃映之苦得以少甦矣不  
慮累我甕荅之民乎甕荅桃映均我赤子顧此失  
彼豈為父母之心耶是用再四籌度於甕會舖夫

二名之內酌減一名僅撥一名幫入桃映庶彼此  
均平毫無偏頗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溪口甕  
會桃映三塘舖夫及該鄉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  
撤去甕會舖夫二名免其一名止撥一名入桃映  
舖共成三名輪番走遞公文其溪口舖公文直遞  
至桃映桃映舖公文直遞至溪口不得推諉墮誤  
有稽公務如敢違拘紛爭定行嚴處不貸

招墾荒田令

為曉諭招墾荒田以裕民生事照得本縣涖任之  
時道經黃蠟關水路見沿江一帶田皆成熟比查  
賦額十荒其六是用出示寬期許令自首不惟不

究從前之隱匿且可立案批照承爲己業此本縣爲爾民潛消隱禍長保田業之厚意也乃限期將滿竟無一人呈報此豈果無可報耶皆由本縣到任未久一段仁愛爲民之實心爾等未能相信且此地積貧之區不無貪圖目前小利逡巡畏縮固無足怪本縣何難徹底清查以申前令但本縣昨因公出兩次由陸路至平溪晃州所歷府縣屬地方皆係高峰峻嶺山坡田地荒蕪尚多乃知所覩沿江之田未可以此相槩所虧賦額未必盡由隱漏本縣凡行一事必反覆思維審理度情上不負國下不病民方始執法泰山不移今本縣雖未徧歷鄉村止據前後所見互相折衷乃知目前報熟之事猶可稍緩而招墾之令所宜急下爲此示諭縣屬人民知悉其果有熟田未報者仍令陸續呈報給批承爲己業外其有情願承墾真正荒田者不論土著流民將土名坵段種數糧額逐一開明赴縣遞呈取結存案令其開墾照例六年起科給照承爲世業務使石田盡耕人民樂業閭閻富足國賦無虧爾等各宜踴躍開墾以不虛本縣實心爲民之至意是所望也

示被水各鄉

爲諭令及時修治被災田畝兼令開墾荒坡抵補

賦額事照得縣屬被水衝刷田畝業已一面具詳  
一面行勘矣但念東作方興之時又逢時雨屢降  
倘觀望上批及束手待勘坐失農時反成兩悞爲  
此示諭被水業戶佃民知悉爾等作速將可修可  
開之處併力開治及時補種其秧苗被漂者及時  
下種至於萬難開治之田本縣雖不憚痛哭繪圖  
爲民請命但恐上臺題疏部議開糧事關重大難  
望允行本縣軫念良深欲救無策惟有令爾等被  
災之戶另就附近處所擇未墾荒田及官山坡地  
趁此農候儘力墾種以抵補衝壞之數其新墾之  
地免其起科庶賦額無缺民困稍甦爾等各宜乘  
時力作毋負本縣諄切至意

祈雨勸諭修省

六月以來天久不雨田禾秀實之時瓜蔬成熟之  
候旱魃爲災秋成失望本縣夙夜焦憂省躬責已  
清理刑獄停徵錢糧現在擇期建壇齋戒步禱外  
擬合通行爲此票仰某鄉鄉約頭人里民人等遵  
照來票事理各就本鄉本寨虔誠齋戒設壇祈禱  
挽回天意大沛甘霖並勸諭人民各務修省諸凡  
損人利己背公行私大秤小斗假貨僞銀跨占田  
丘盤折債利一切喪心滅理皆足上千天和感召  
災眚速卽悔改毋蹈前愆至於罰惡正以彰善鋤

姦乃以安良其有不孝不弟不公不法之人倘或爲害一方怙終不悛鄉約里老當衆公舉報知本縣以憑嚴懲枷號示衆以弭天變以示勸懲

飭各鄉宣講上諭

爲特飭宣講聖諭廣教化以移風俗事照得銅縣僻居邊地漢夷雜處累經逆變繼以凶荒化離甫定元氣未復詩書之澤未敷孝弟之風尚鮮本縣下車以來察訪民俗未盡淳良刁頑未盡格化訐訟繁興親遜不作揆厥所由皆緣化導無方教澤未廣查前縣頒發鐸書在於各鄉責令宣講恐其日久廢弛合再行飭仰爲此票仰各鄉鄉約遵照來票事理文到查將前發鐸書於適中之地設立公所每逢朔望傳集該鄉居民將聖諭十六條分晰講解丁寧申告務期化民成俗人敦孝弟毋視故套各宜凜遵

分限寬徵教

爲分限寬徵以紓民力事照得銅仁土瘠民貧本縣下車以來務在寬民之力恤民之財凡可以惠我民者無不舉行凡足以累我民者無不除去今歲水旱不時本縣日夕焦憂省躬責己幸叨上天鑒佑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不至大爲災害然而民之劬瘁已倍往時矣所有現年錢糧前已出示停

徵今本縣奉調入闈行將公出赴省若不預定比限分數爾民無所遵守合出示通知爲此示諭各鄉頭人里民知悉本年條馬銀兩分爲四限初限九月初三日完二分次限十月初三日完二分三限十一月初三日完三分四限十二月初三日完三分每輪限期皆於本日完銀次日查比其秋米亦照此四限分數完納查比務於歲內十分全完如依限依數完納者免比寧家如過限不完及完不如數者聽候比較爾民務體本縣與民休息之至意依期急公毋得拖延

訓練鄉勇委牌

爲飭修邊防以固地方事照得縣屬地方接壤川湖逼近苗窟村寨零星人民稀少從來此地最受苗患查舊日地方皆設有練總團總訓練鄉兵捍外衛內允爲要務但承平日久舊制廢弛目今楚苗未靖切宜思患預防本縣循仿舊制酌改新規業已條陳申詳上司合行設立每鄉保正一名保副三五名不等保正統率通鄉鄉勇保副統率該股鄉勇遇有苗盜警急一村鳴鑼鄰村接應該保正立刻兼同各保副督領各村寨鄉勇以五分守寨以五分赴警急處所堵禦擒拿如能擒獲苗盜者受上賞堵截救援不至失事者受中賞如聞鑼

不救及退縮不前者按罪責究該保正保副務在  
羈縻順苗勿致開釁生事並查禁流土民人不許  
私人苗地貿易行走欺騙苗人致令苗人仇恨希  
圖報復其民間牛羊頭口務要早放晚收零星村  
寨可歸併者酌量歸併不便歸併者一村一寨總  
築土牆或編合掌籬笆週圍完固總安一門公共  
出入輪流關鎖該保正保副挑選各村寨鄉勇務  
須年壯有膂力之人時加訓練每保正保副名下  
或五名或十名或十五名各聽該保正保副約束  
保副仍聽保正調度除苗盜情形專責防禦外其  
餘一切地方事情該保正保副不得干與如有違

犯查出革究與該鄉鄉約保甲長務須同心協力

固守地方查緝姦宄奉公守法所有邊防事宜合

行委理爲此牌委某鄉保正副某遵照牌內事理用

心防禦保固無虞如有警急一面飛報本縣一面

調集鄉勇與該汛官兵協同救護務使盜息民安

苗夷懾服本縣定行加等獎賞如玩忽畏阻或多

事啓釁責有攸歸法難寬宥

按此卽宋時定州弓箭社之法見蘇文忠公奏疏

會講教令

長吏之職以父母而兼師長士子之業惟精於勤  
而荒於嬉本縣舊學久廢而結習未忘思與諸生  
偕之大道惟在闡明書義心體力行而後以之制

行而行端以之行文而文善今約於每月初二日  
十六日爲會講之期聽候先日懸牌齊集講書辰  
集未散務在通曉大旨剖析疑義非循故套其各  
勉奮

勸民採葛教令

男耕女織衣食之源倘相效相師各勤其業則地  
無遺利家有餘財自然之道也吾銅兵火頻經民  
生貧苦本縣屢申勸諭戒惰獎勤不啻脣乾頰禿  
矣又復再四爲民籌度所以資生之道無過採緝  
葛布一事最爲有益查銅地荒山窮崖不生他物  
惟產葛藤本縣徧覽境內漫山瀾谷碧葉金絲迎

風含露此天地自然之利上天哀我窮民而予民  
以資生者也無奈黃金滿地天與不取以有用之  
貨財徒供牛羊之踐食是負上天愛民之大德而  
自取貧苦矣又何怪焉今勸爾民毋負天心大興  
葛利訪有附近能織葛布之人或一村共雇一人  
或數家合雇一人以爲女師男婦於耕田打草之  
暇收採葛藤漚緝織布以享其利爾民亦思凡織  
絹者須養蠶織棉布者須種花惟有葛枝不比蠶  
之須植桑餵養不比花之須下種鋤耘不勞吾民  
一日之力不妨吾民一尺之地取之不禁用之不  
竭視織絹織棉孰費孰省孰勞孰逸況成布之後

其價比木棉更高精者爲絺粗者爲絛貨賣其直  
可以完錢糧可以供婚嫁落其餘材又可以製衣  
禦暑吉凶並宜本縣爲爾民計其利便有不可勝  
言者合行出示曉諭勸勉爲此示仰縣屬鄉城兵  
民人等知悉亟宜乘此秋冬之際訪情治葛之人  
預行請雇一至明年三四月間學習採緝務期互  
相勸勉彼此傳授鼓舞歡欣講求精熟開利益之  
門廣治生之策著該鄉保用心勸諭仍將學織葛  
布之家姓名陸續報縣以憑捐給花紅獎賞從此  
家爛戶習使銅仁之葛名播四方既享其利復傳  
其名其名愈遠則其利愈多本縣將使我銅邑人

無襤褸家滿籬箱願爾民毋忽吾言

勸民息訟諭

銅江土瘠民貧家無積聚必遇年豐方免飢餒今  
歲幸叨天祐雨暘時若水田山土豐稔全收此皆  
爾民莫大之福若不爲善省愆何以仰荅蒼昊目  
今開告伊邇恐爾民猶沿舊習小忿小嫌便思訐  
告合行先期勸諭爲此示仰闔邑士民人等知悉  
爾等際此豐年各思守分安生卽有嫌忿務須平  
心自責切弗興訟理長者倘能忍耐鄉黨益加尊  
敬理屈者若能悔改官府亦許自新本縣愛民如  
子每事必先勸諭若勸之不從諭之不改聽允棍



之扛幫逞訟師之刁筆既負天心又違明示本縣定嚴行反坐之條執法如山爾民毋貽後悔可也

苗寨長委牌

爲設立苗寨寨長保固邊防事照得銅仁龍魚鄉新壘猓老溪地方皆係順苗居住業食民田該苗向化具訴前來願爲民戶與民一體納糧充差懇移協營免其營差當已給示曉諭移知協營外查得苗民歸化乃聖朝德威遠被教澤旁敷所以頑獷之倫革面革心該苗既慕華風卽是朝廷赤子所有約束地方事宜合行責成爲此牌委總寨長某人遵照新壘猓老溪各苗民聽汝管轄各須守

分安業輯睦鄉民毋許偷牛盜馬私通生苗干犯明禁平時稽查姦宄保固地方有事聽該鄉保正調度協力擒拿苗盜有功旌賞有罪懲罰亦不許藉端生事致煩查究

教孝化俗令

五倫惟孝爲重百行以孝爲先人而孝不問知其必爲善人人而不孝不問知其必爲敗類所以聖人教人以孝著爲孝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以不孝朝廷禁人不孝著爲律例罵者絞毆者斬至死者凌遲處死則是崇獎孝行懲禁不孝乃教化之先務政治之大綱也本縣下車以來卽以厚

風俗正人心爲亟亟朔望宣講上諭十六條又經通行各鄉鄉約於該鄉遵照城坊一體宣講猶恐不能家喻戶曉又刻勸民化俗六言歌刷印多張散給遠近首以孝弟爲勸勉諒吾民各有天良知所興起矣但勸懲之法不立恐爾民視爲故套是用定爲公舉公報之法每月初一日該坊該鄉鄉保查本坊本鄉有能孝順父母祖父母者卽同鄰佑公舉有不孝者卽同鄰佑公報以憑按名懲獎其或有毆罵父母祖父母者是爲大逆鄉保鄰佑卽時呈首隱匿不報者一併究治倘公報之後挾仇報復者加等治罪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縣

屬民人及鄉保知悉嗣後該坊該鄉每月初一日協同鄰佑舉報孝子某人如無不孝之人該鄉保出具不致扶同隱匿結狀呈案其有毆罵父母祖父母者是爲大逆不拘月朔卽時呈首本縣依律處治以申大法爾等毋得姑容瞻徇務在實力舉行其有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以及凌幼犯長姦夫姦婦俱依此例舉報

批紳衿公舉陳應鳳喻政復入鄉賢祠呈崇祀鄉賢所以表彰先哲爲鄉邦型範據呈陳州牧喻太守皆會崇祀志乘失載殊可惋恨目今學宮鼎建本縣志在舉廢闡幽查通志喻公委有惠

政陳公郡志稱屬飲賓亦約畧可見況陳公後人式微喻公併無後人則紳衿之公舉非阿私受囑可知矣仰候移學集議取具結狀前來核奪

禁煎油茶驅白食令

爲禁油茶以興婦功驅白食以正民業事照得本縣涖銅三載加意興除凡可以善風俗恤民生者不以小而不爲也凡有足以壞人心遺民害者不以小而不絕也年來士氣民風漸有起色然尚有一二舊俗習而不察本縣爲爾民思之詳計之熟苟不飭禁弊將日錮不可不亟圖更革也一日煎油茶男婦內外職業攸分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訪

得民間婦女閒居聚處煎飲油茶雜用米豆果餌麻茶諸物以爲供客之上品聚必煎飲飲必數甌村寨之內相尚相師其不能煎茶者反以爲耻計其一次油茶之費足供小民十日之食旣耗物力又曠婦功甚無益也且東鄰西舍婦女羣居賢愚雜糅說長論短小則招惹是非大則構起爭訟爲害不小一日白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遊惰之民王法所禁訪得有等棍徒無室無家遊手遊食倚恃拳勇遇事生風以賭博爲生涯以鬪毆爲長技不特敗壞風俗殃害善良通苗窩盜亦由此輩深可痛恨已上二端合行嚴禁爲此示仰縣屬各鄉

各股保正保副鄉約保甲長知悉示到卽速徧行勸諭禁煎油茶俾婦女勤習婦功各守閨門不許往來聚處仍前煎飲如有違犯罪坐夫男至於遊手白食之徒挨村挨戶查出驅逐不許容畱如恃強不遵立卽指名稟報以憑嚴拿究治押逐出境仍取各寨長並無煎茶白食結狀報查如扶同狗隱經本縣訪出或被旁人首告保正保副鄉約保甲長一併治罪不貸

禁放牲畜令

地方豐富全賴土產銅仁雖僻處一隅地土頗廣盡地之力自足衣食此邦無如習俗相沿地多遺

利卽米粟一項每視麻陽之豐歉爲米值之低昂諮詢於衆不曰土瘠民稀則曰民拙耕作本縣躬歷四郊細心體察蓋因銅仁農事祇有春夏而無秋冬而秋冬輟耕又由縱放牲畜踐食無禁其俗每年自九月初一日以後縱放牛馬不行收牧謂之放野直至春時陸續尋覓歸欄謂之耕春目前之稻梁恣其蹂躪將來之麥豆安得播栽此米粟不足並非土瘠民稀之故亦豈民拙耕作之咎耶且放野之後任其遠去無人管理往往被賊偷盜無踪跟尋窮民一失耕牛舉家生命無資追恨作俑伊誰流毒至今未已蓋春夏之耕種甚勞秋冬

之栽植甚逸今因放牧之故不能續種是一年而失半年之利也安望菽粟之足民無艱食之嗟耶本縣特爲爾民示禁嗣後秋冬放牧牲畜仍照春夏一村之中數戶之內以牛馬多寡照數分派朝放暮收輪流廝牧如敢仍前放野致傷禾稼豆麥雜糧者照例追賠並行枷責示衆俾爾民田坡徧種麥豆其種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如有地可種而偷惰不耕者爲惰農除行鄉約保正取據遵依結狀報查外合行出示通諭爲此示仰闔屬民人知悉自示之後凡有牛馬牲畜九月以後一例遵禁輪流看守不得仍踵舊習肆行放野如有傷損田地種作或據本主首告或經本縣訪出定行重究斷不姑宥爾民亟須播種豆麥以資生贍口毋許偷惰遺棄地利此本縣爲地方民生起見一片苦心諄諄告誡各宜凜遵均毋違負

通諭四條

本縣涖銅三載爲爾民籌教化之方生養之計務俾此邦風俗淳良家給人足以無負父母之責作爲勸民歌刻布各鄉令各鄉保舉報孝子順孫以及不孝不弟之人又於城坊鄉曲宣講上諭而於聽訟之際委曲開導勸民循理守分毋昧本心毋侮良善所以教禁者已無不至矣至於督民勤耕

勸民織葛禁煎油茶以興婦工戒民放牧以種麥豆所以養生之道亦已畧備矣本縣又爲爾民深思之熟計之尚有四端亟宜興舉合行條示如左

一銅仁大小兩江胥通舟楫自常德浦市以至江口長短客載惟雇麻陽船隻並無本地之人攬裝客貨卽如民間食米食鹽皆係麻陽人裝來販糶以取利息是明明自棄其利以與麻民也今勸爾民大興舟楫之利一可以攬裝客貨一可以自販鹽米爲益弘多不可不亟爲也

一銅仁山坡悉係荒蕪查桐樹茶樹皆可作油其生長甚易不費栽培兩三年後便可成林以之佐芝蔴作油豈非大利至於民種芝蔴往往出糶與江右客民作油以自已之芝蔴賤價而賣客民之蔴油反貴價而買一出一入之間殊爲失算今勸爾民於山坡之上徧種桐子茶子轉盼可待其成也若夫大村則一村之中設一油榨小村則三四村之中設一油榨以自種之芝蔴桐子茶子打成各油除自用之外擔挑貨賣爲益弘多不可不亟爲也

一銅江產茶乃屬土宜無奈民間種者絕少所以各衙門則遠買陽山城中紳士亦多買諸客販今勸爾民於園地之內各種茶樹春間焙成上中二

種入城市賣以收茶利爲益弘多不可不亟爲也  
一銅仁地近西南夏月暑熱最病行人今勸爾民  
於大小道路兩旁列植柳樹相去二丈插柳一株  
一兩年後便可成林夾道清陰日繁一日旣可以  
蔭行人免民病暍又可以落繁枝助民柴薪爲益  
弘多不可不亟爲也

已上四條皆爲爾民謀生善策冬春之交正可種  
桐種茶種柳收成之後正可造舟行販時乎時乎  
不可失本縣願爾民思我之言遵我之訓家有餘  
財人無匱乏如此則爲民父母之心豈不大快其  
詳思之其亟圖之仍令鄉保徧行勸諭取遵依結

狀報查毋忽

咨訪利弊示

署府

爲咨訪利弊以達民隱以通民情事照得守令爲  
親民之官凡有民間疾苦皆當諮問總在順民心  
申國憲其有便於民宜於俗者所當亟行也有不  
便於民不宜於俗者所當亟去也本護府三月縣  
令冰蘖存心今護郡篆彌加矜慎但恐耳目有所  
未周疾苦有所未悉務無拂於人情不惜廣爲延  
訪爲此示諭闔郡士民人等知悉凡有當行當止  
之事盡善盡美之方不妨備陳條議以俟採擇其  
或理應如是而尚有隱情或法所當行而猶未宜

俗非細加斟酌何以畢協於中非廣集衆思何以克當於理本護府以至誠之心愛民以至虛之懷待士爾等其各行所見盡言無隱毋負本護府殷切至意是所望也

祈晴修省教

春耕農候民食攸係是必雨暘時若乃可期望秋成不意四月以來淫雨不止溪水橫溢沙壅山崩近溪民田盡被衝壞天災流行欲救無策本護府焦勞軫念寢食靡寧業已累次痛哭陳詞申請上憲但恐蠲租免賦權自上操祈請雖殷空言無補是用殫心籌畫現在分別重輕酌免夫差又令開

耕山陂荒土免其起科抵補災田其舊日墾熟未報者亦停免報熟寬民之力以示爲民父母者倦倦優恤痼瘼一體之至意茲擇於本月初四日本護府捐俸建新晴齋壇親率府縣屬僚齋戒虔禱親繕疏文爲民請命以冀達誠上帝轉移天心除已先期示禁屠沽合再勸諭各加修省爲此示曉凡我闔屬官吏紳士商民鄉保務各實心齋戒反躬修省每日清晨齊集齋壇候同本護府行香祈禱毋得視爲具文戲渝玩褻嗚呼堯水湯旱雖曰氣數適然修德弭災詎謂人事無益倘本護府有過不聞佇聆忠告若都人士習俗未改亦望增修



天高聽卑各宜猛省

署府事曉諭

本護府自三月下泮護理府事所有舊例如旗幟  
轎傘執事廩給供應動用什物夫價程儀水馬夫  
一切禮節盡行出示革除卽上下文移紙劄皆自  
備發房膳寫上司差承盤費夫馬亦係本護府捐  
給並不派取民間一絲一粟念爾民於一年之中  
新舊正署官頻次更易荅應不勝煩苦若復循襲  
陋例不曲加軫恤與之相安無事何由休養生息  
救此困窮所以悉照縣規徹底清釐此本護府一  
片血誠可告天地可質鬼神者也目前本護府奉

調入闡兩吏目亦調赴供事猶恐縣司蠹役頭人  
指稱名色私行苛派合急示禁爲此示仰府屬縣  
屬鄉保人民知悉如有蠹役頭人指稱本護府及  
吏目調赴科場盤費名色私派民苗絲毫者一經  
訪出或被告發立置大法決不稍貸

祈雨修省教

銅仁山田斗寫一線溪流久雨則衝擊堪虞久晴  
則焦枯立見今年四五月間霪雨爲災乃自六月  
以來又復亢暘不雨查大江西南一帶尚爾常沾  
雨澤東北各鄉峒及附近城坊乾旱特甚本護府  
側席殷憂寢食靡寧現在清理刑獄囹圄盡空緩

徵新餉暫停比卯夙興夜寐責躬引咎冀抒丹誠  
仰格蒼昊同城官吏縉紳士子各有民社之責豈  
無桑梓之憂至於民間諸凡平日損人利己之事  
欺上罔下之端以及大斗小秤假貨偽銀重利盤  
剝贖契跨占夥証扛幫狡計坑陷不公不法諸事  
各宜發露懺悔改舊圖新若夫爲子當孝其親爲  
弟當敬其長處家當和與人當信凡上諭諸條一  
有未遵便爲逆理傷化鄉保耆老尤須勸諭督率  
崇長淳風未有官民上下共加修省而天心不可  
格豐稔不可致者若徒曰堯湯曠潦聖朝不免上  
以此自諉其責下以此自蓋其愆恐非所以承天

弭變之道也爲此示諭府縣屬官吏紳士商民知  
悉本護府府縣衙門刑獄槩從寬釋錢糧暫停徵  
比此外倘政有未平事有未協利有未興弊有未  
革過失在身未能自知者務集衆思虛衷博詢引  
納忠言輔吾不逮如有條陳不難更改本護府素  
具沖懷樂聞直諫維詩有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本護府雖不能追比古人亦自信未同俗吏是所  
深望是所切禱也至於同城僚屬縣司紳士諒有  
同心務必齋戒潔修以爲下民表率商民耆庶亦  
各猛省去惡遷善仍候示期禁止屠沽齋戒祈禱  
但祈禱者其文而修省者其實實之不存具文奚

三

本

護府雖不能追比古人亦自信未同俗吏是所

益是用先期抒摠至誠苦口告誡毋或告爾諄諄聽我藐藐冀以感召天和立沛甘澤其敬思之

解任曉諭士民

本縣宰銅四載護郡兩番一切興革事宜教養政令皆已詳列條件次第施行務欲使士子安於絃誦農民著於耕桑刀訐不行訟獄衰息庶幾治譜有徵古風未逃本縣才雖短淺惕速化之無能心實懼勤期寸長之有補茲者在泮之子業已彬彬秉耒之倫亦都輯輯然而禮樂之效尚待於漸漬疾痛之呼未忘於寤寐方謂瓜期未及藥味已安凡本縣向時所行諸政可一二樂觀其成行觀家

有蓋藏人熏德美不虞謗劣忽荷恩綸本縣素無仕宦之情寧有彈冠之樂眷言此土忽忽將與我父老子弟別矣嗟爾多士暨我羣黎借寇之情孔殷攀轅之詞增愧望并州而如故誦江賦以銷魂解組脂車皇程難緩臨岐攬轡能無一言惟願我父老子弟思本縣平日之訓規守本縣素行之條格父子慈孝兄弟友恭睦族閑家敦仁行義各守職業毋犯科條各厲廉隅毋行詐僞敬人人敬愛人人愛忠恕之道古今一轍侮人自侮毀家自毀報應之理毫髮無差莫視爲老生之常談須知悉聖賢之遺訓民遵我教常如在慈母之懷士信我

言何異共春風之座青山不老綠水長存相見有  
期信使可復勉旃自愛無負愚衷

學菴類稿目錄

公牘類十

銅仁

第三卷 謝案

批楊應昌告石文魁減價冒贖家人田狀

張士華謀奪張應學分受絕業

劉鳴鳳誣告陳慶符盜賣

坡頭苗訴王德吾背議驅逐汎苗

王啓棟越界拆房 王福絕田斷贖

羅啓祥誣捏毆兄 譚啓祿告追田價

青浦

王原

深

一字  
令詒

批苗民告占田狀

劉延秀發塚侵葬

楊炎玉誣告占田

會一科誣告索命

匡應試誣告占田

譚再友背議跨占

楊昌燧爭絕業

汪敬修黃建極爭田

學菴類稿

公牘類十

讞案一 銅仁

青浦

王原

深

一字  
令詒

批楊應昌告石文魁減價冒贖家人王福田狀

王福用價三十四兩當石氏之田福死而楊生伯姪以福田轉當福壻尹姓已屬分外之獲今石氏備價回贖楊生之兄向尹轉贖歸石事已畢矣又欲執老契搜求毋乃多事乎生豈謂王福之田尺寸皆應生有王福之價分釐皆應生受乎福雖無子尹固其壻也石則其業主也從前既得非分亦

學耆類稿  
幸矣何又嘒嘒爲不准

張士華謀奪張應學分受絕業

張永昇張永玉同父兄弟也永昇無子以螟蛉張禎象爲子而生張應學永玉有子張明象明象死而無嗣永玉一分出當與人之田應學用價贖回以從孫而受從祖之業宜也故與他人無與也況應學用價得之乎有同姓張士祿刁黠不逞之徒也垂涎此產巧構蜃市於三十七年之春訟應學於前縣指稱以爲永昇有兄永寧而已則永寧之裔也又以爲應學之父乃永昇之僕闕德兒也應學孤立不勝士祿之陵壓而士祿之兄弟張士華

士朝士榮幸螭蚌之爭思獲漁人之利士祿賴其扶同以証永寧之爲真應學懼其扛幫以証士祿之應得此三人者挾爲楚楚重爲漢漢重之勢以脅應學此應學之吐退所由以田許士華兄弟之贖其意以爲均局外也與其爲告訐之士祿所奪無寧與諸士華兄弟可以離士祿之黨而拒士祿之爭矣逮前縣卸事未結冬月士祿復控之署府其燄愈張而士華兄弟卒不能起而庇之於是士祿勢劫應學以永玉之半聽士祿之贖當日之承訊者和息者亦遂真以士祿爲永寧之裔孫永寧爲永昇之胞弟矣此從前之冤案也士祿以刁告

而獲無望之福士華兄弟今復起而效尤之其意亦以爲均局外也既可與局外之士祿獨不可與局外之士華等乎不知應學求庇於士華而既不庇之矣其肯甘心於一奪再奪乎前此承訊者既悞以烏有之永寧爲真而過與之矣士華等將謂今之訊斷者亦遂以刁壓之吐退爲實而復過與之乎士華兄弟藉刁壓之故紙以謀奪人業應與責懲應學雖屬螟蛉委非奴僕業已承祀兩世其田豈容他人占奪吐退塗抹附卷永杜覬覦

劉鳴鳳誣陳麇符盜賣

陳麇符之伯海門令萬曆甲戌進士也八貫溪之

田海門買自劉姓事在前朝迄今已百年矣海門無後田歸麇符乃本朝初載又十餘年而麇符轉售金氏金氏受此業亦已四十年計海門買田之初麇符受田之日劉鳴鳳尚未生也如果鳴鳳之祖業伊祖父何不爭於買田受田之日而待二三十年後始生之鳴鳳鳴鳳生後又四五十年方來告理耶三尺童子皆知其妄矣比詰問其祖業何憑券証何在則皆茫然無以應也彼所恃者父子兄弟投營食糧揣麇符八旬老病不能赴質欲懸案以累諸人因以爲利耳嗟嗟鳴鳳本縣於爾一告再告三告之詞兩批不准一批如虛反坐矣今

日又何說之辭姑薄懲立案未擬如再行瀆告並科前罪

坡頭苗訴王德吾背議驅逐汎苗

銅仁接壤紅苗時遭蹂躪戊子革易之際苗土交訖民居蕩析迨事既平而近苗之民恐復遭荼毒不敢歸業從前文武官弁守此土者不得已而招撫附近之苗給民田俾保邊境權而得中未爲不可於是苗人吳國耀之兄吳國順應招來居黃泥洞給以王正剛八升五合之田此時正剛固視此田若敝屣也世久承平而正剛之子德吾見國順已死思還故業亦復人情況又有隨田丁銀國耀

未承不堪虛賠乎但國耀自伊兄丙申年受撫安插以來業食既久既願出力以保村寨一旦奪以還民未免恐其失所民固我赤子也苗獨非吾赤子乎況國耀之受此田與占奪者有間矣今斷國耀現種一分仍與國耀耕管其丁糧令國耀自納倘他日田業更動仍歸元主苗民不許妄生爭奪蓋安苗卽所以安民德吾姑置此土於度外可耳但國耀須念食人之食者忠人之事務遵朝廷法度奉官長約束把截生苗保安村寨則此土便可永享若不守王章勾通生釁或欠丁糧反累田主或於本分之外又思侵占尺寸自罹法網其可長



有此業乎立案永照

王啓棟越界拆房

樊拱乾拱宸之售地黃光耀光輝也已兩世矣當  
崇禎年間賣自康熙三十年在老牆之右拱乾  
拱宸之售地王啓棟王啓金滕士選等也則於康  
熙三十五年在老牆之左兩家文契開載鑿然中  
証鄰居踰界秉筆之人皆在也不容混矣夫何王  
啓棟等倚族衆人繁且有冒籍同黨之青衿以爲  
之左袒遽爾挖去界牆拆光輝之牛屋起造新房  
阻塞光輝之行路截然而下若風雨雷電之驟至  
亦可謂豪橫無法者矣詢之鄰証衆目難掩民口

難防審斷至此髮堪爲豎啓棟等麻陽民也麻民  
之占銅田房拐銅婦女本縣下車未三月而見告  
者累累矣不懲創之何以禁後但銅邑土滿人乏  
流寓十居其七不得不稍開一面以示招徠止將  
王啓棟等各責三十板其所拆光輝之牛房賠銀  
二兩所占造基地撤屋歸還仍罰修縣監免其間  
擬流罪於啓棟已幸矣立案存照

王福絕田斷贖

王福所買石氏之田共計四處下孟溪亞角鬼蜡  
瓦窰福死子喪有楊應昌之父云福其家丁也盡  
籍其業福之壻尹純宇愚懦人也楊卽以福田下

孟溪亞角鬼蜡三處當與福之壻而收其價又以  
福田瓦窰一處當與薛國光而收其價薛轉當與  
孫紹聖應昌又因葬父而加收其價既而應昌遠  
出應昌之兄弟楊九九楊九一又受石文魁之贖  
而收其價比因不得老契而立吐退以與石吐退  
則楊之壻郭懋英執筆也書載甚明以爲老契遺  
失異日得契楊氏理論與石無涉也迨應昌歸而  
告逼尹純宇以取其契契價三十四兩較吐退所  
得之二十二兩五錢尚虧一十一兩五錢應昌來  
訟思再得契內虧價貪得無厭不可狃也然而石  
氏取贖所虧之價不容不論追出修學庶彼此允  
服矣若瓦窰之田楊售與薛止五兩薛改契八兩  
以售孫越價三兩矣薛國光之越價亦追出修學  
不枉也若石文魁則照薛契八兩加契四兩又石  
往日因訟自認加價之一兩八錢總一十三兩八  
錢依數給孫贖回取供結案釋逐歸農第楊氏父  
子兄弟累次非分之獲似應追出公用但事已往  
矣姑置勿論可也

羅啓祥誣捏毆兄

正月二十九日坐廳事忽有民羅啓祥告行使假  
銀者喚詢之則云以田售堂兄羅啓明交價六十  
六兩六錢內有一十四兩假銀也問其交銀何日

則十二月十五日也取驗之不似假者召匠估色則八成耳而啓祥訴云契書足色是虧色二兩八錢矣其故甚細也爰批其呈言當堂驗看銀係足八成著元中照契載成色補足令其執批索補期與民無訟也觀其色怏怏然必欲差拘而後快再四諭之乃去越六日又來告曰啓明抗違不補不得已遣役同之去諭令補足毋致興訟又三日而啓明與啓祥元中偕至啓明訴稱銀交四十餘日所呈者非元銀也詢之元中則見交銀者皆不至至者皆羅族言語含糊方質問間突有遠族之羅萬遴出訴啓明辱毆之間之曰吾啓明之族兄勸

其補色觸其怒故被毆也觀其詞色甚遽而啓祥父子和之証之甚力方欲詰責啓明何以毆兄而萬遴又云此地先售與我而啓明奪之啓祥父子又和之証之甚力而後乃恍然知其故也細究其根株則萬遴之謀其業啓祥之誣其兄造端夥告昭然難掩矣比猶以諸羅皆兄弟叔姪也一加過責恐傷天倫之愛第嚴諭令其去而已迨啓明歸理新業而啓麟啓祥復從而毆之於是啓明來訴願退其業噫亦已太甚矣迨拘訊之際啓祥已到而復逃其亦知所犯之重不能復遁耳獨不知臨鞠而逃其犯更重乎除供証已明啓麟重責二十

板釋各被証歸農外啓祥另提柳責示衆以爲証  
詐毆兄者鑒羅萬遴夥謀捏証罰穀二十石以賑  
孤貧錄供立案

譚啓祿告追田價

升子壘之田二斗五升土三幅崇禎十六年米璉  
之叔麟龍用價一十八兩當自熊姓麟龍死璉父  
招譚再友佃種兩年後得價四兩五錢當與再友  
又數年而再友糾合衆戶欲買升子壘五姓之業  
有李國棟等爲之業主立契載價四百餘金未有  
熊姓也然而熊姓二斗五升之田已入契內矣比  
再友邀米璉共事璉不肯以當主而售業主之田

拒不與聞固甚是也璉以一十八兩所當之田而  
轉當止四兩五錢其所虧之一十二兩五錢雖先  
會控告未經償補也再友恐其復控而反控璉欲  
追四兩五錢之價噫亦奇矣使此田而歸璉也則  
追之宜也卽不歸璉而或爲璉所售也則還之亦  
宜也卽非璉所售而受田者非再友而或再友不  
與也則還之亦宜也田爲再友夥買夥分璉失業  
而再友得業再友主事而璉不與焉不償失業者  
之虧價已無是理矣而更欲問失業者以取償前  
出之價以益得業之人璉失業而又失價是再失  
也友得業而又得價是再得也又豈有是理乎再

友已耄責其子譚啓祿立案以杜後爭

批苗民告占田狀

龍三保合同所載鷓鴣巖石板灘九斗之田上年李任據捕衙詳文量加三斗共一石二斗昨十五日日本縣庭審令鄉約保長踰踏界址歸明仍諭一石二斗之外再踰二三斗優給三保本縣之於爾苗可謂厚矣至於鬼哄之田三保並無合同文契憑何斷給爾等不思合同契內之田皆係百姓血產給爾白食已屬分外又欲奪占無憑無據之田占奪不得乃敢糾黨瀆呈豈謂本縣可以強詞劫耶觀其情形及呈詞文語筆跡定有姦棍主使非

爾苗本意除訪得拿究外爾苗各安分守業毋聽唆使身蹈國法可也

劉延秀發塚侵葬

陳大舉於康熙二十五年用價五兩憑中徐小騫雷林伯買得何素文小金星山地一幅照准帖界址立有蔭基三十六年八月葬其兄柩已三年矣何素文者諸生何都之父而諸生何之紀之兄也乃三十年有思州諸生劉延秀向何都何之紀買葬地都與之紀不睦各立准帖都帖則載桐木坪之紀帖則載小金星其名各殊地固相接也延秀立蔭在陳墳之下二三丈固無相妨夫何三十八

年二月延秀移其兄柩來葬不葬所蔭之穴而挖斷陳墳前半截侵棺下葬此何意耶當日大舉來訴隨遣杜尉行勘蔭穴依然也舍蔭而圖新壓入故墳之半挖掘情真矣於是延秀願甘遷去比遷之日復遣杜尉行勘其未見陳棺僅五寸耳而附棺之灰土已刨棄將盡庭訊之際延秀惟泥首哀求云爲之紀所悞按其葬日之紀實在也之紀不惟不阻之而反佐成其侵葬罪固無辭然誰爲葬主而可誘罪他人耶按之律例不但褫革應擬城旦但念延秀兄弟與何之紀皆年未三十初青其衿闔學生員代爲懇釋延秀甘罰修學銀四十兩之紀赤貧甘罰出地價銀五兩修大成門姑念彼旣知罪柩已亟遷從寬發落亦云幸矣其銀悉移送儒學收領擇期起工取供立案

按何之紀之令劉延秀侵葬也有故小金星無稅之山也凡下有稅地左近之山遂奄有之此銅俗也小金星何素文售之而之紀未有得也故思所以中傷其墓此其隱情矣獨不思陳氏買山之時之紀甫數齡其不得向數齡之童子求地而求地於其兄理也於陳氏何尤乎劉生之葬其兄而侵墳壓棺也卽不顧他人寧不顧於兄有損耶其居然葬之又何也蓋劉氏之葬

空棺也何以知之遷柩之日其棺新也長四尺耳訊之云年久棺毀檢骨以葬斯棺新而四尺耳比詰其兄之卒云已十年問其有遺孤否也則云有女六歲矣夫兄死十年而兄之女六歲則其兄實死六年耳六年之棺未至遽毀而六年之屍亦未至檢骨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其必劉欲真葬其兄於蔭穴而恐陳墳之礙已也而以不祥之物入棺以魘害之之紀又惡其兄之獨准於陳陳之遺已而已無所利也故欲劉之魘害之實協謀以爲之耳若剖棺以驗其故昭然然而無是法也姑存而勿論可耳

楊光玉誣告李國棟占田

橋板塘之田李氏之世產也國棟之兄康熙九年准與楊光玉佃種國棟兄死年幼光玉欲占其業指以爲劉朝欽所賣也朝欽所賣乃栗子灣非橋板塘也以一影二以塞國棟之致詰亦以朝欽死而無嗣無可考耳比朝欽繼子劉再龍取贖栗子灣之田則又變詞云得當自夏姓前令庭鞫之時夏姓以爲無有也贖造之契塗抹存卷以田斷歸國棟此三十四年秋事也今光玉又以占田來控檢閱前卷復訊今詞尋源竟委其誣益著田仍歸李立案杜後可

會一科告李國棟究索兄姪二命

會再儒會一重會一科父子之告李國棟也其實欲拒國棟之贖田而借詞於索命其事甚怪國棟之父遭亂被掠入滇國棟生於滇康熙二十三年國棟回銅尚髫齡也再儒之借詞則云族人家口亦被掠入滇二十五年伊子一富暨姪孫國祥聽國棟之哄帶貨同之赴滇三人同往而國棟獨歸非謀命卽劫財其稱詞亦可駭矣而究其實一富之出走在十八年距國棟之回銅五載子出之次年而卽嫁其媳媳之父口供在舊卷可覆也其子出走之故其媳大歸再醮之故殆有不可言者但

非國棟之哄誘而出則鑿如也矧問之一科據稱同入滇之時伊兄年三十有一伊姪年二十有五而國棟爾時年僅十四歲也以一稚子而欲誘兩壯夫能乎不能乎而況可謀其命劫其財乎一科之誣其詞狡而其計拙矣責懲何疑至於田係李業當也非賣也照契贖回國棟亦不得短加契之銀銀到田回可也一科又狡稱田非李氏之業而所執之當契加契則皆李氏自相矛盾何愚而暗乎總之一科之誣詞皆不攻而自破何益之有取供立案免其後爭

匡應試誣告洪汝功占田



甚矣麻民之刁也匡應試受田於萬氏洪汝功買土於郭氏洪買於康熙之七年匡受於康熙之二十三年文契各據田土各別乃應試犁洪生野雞山土之苗於前控告未結復種土強占於後官斷不遵而萬袞劉壽朋又起而佐之攝縣王批送儒學杜尉踏看是土非田已昭然矣詳覆加責又恃兩生不赴發落翻新復控弔閱前卷兼訊今供田歸汝功又何疑乎應試姑念年幼無知受人唆聳免其坐誣該房立案

譚再友背議跨占

向大成李應龍鄧永富譚再友之買業四分均受

分鬪定界固鑿如也此業舊爲五姓之業五姓故絕者多其存者闕然而爭比其賣也向李鄧諸人應再友之招而至則以再友素耕此業若他售則不利於再友耳故分鬪之時獨再友以現住不鬪四分立有分鬪而總契則掌之再友情所應然三家亦別無異說乃當日之界址毫無偏枯何獨至永富今歲築牆再友不令其依昔分之界而欲跨有丈尺耶其意不過以三氏之所受視爲譚氏之外府外廐耳詢之衆論皆不直再友相應照舊界令鄧氏築牆再友姑念老邁免責存案

楊昌煜爭絕業

楊通衢之絕業楊昌蕃昌賢昌煜三房均受宜也其熟田已立有分關各得九升五合矣但有荒田十處未分昌煜歷年次第開墾十之七所未開者車灣河坪下寨三處上年昌賢始開車灣昌煜無厭復起而爭之此族虎倚勢欺良之訟所由至也昌煜之稱詞則曰荒田之既開者已所分之業也比問其分關則曰無有又變詞曰已所買之業也比問其文契則又曰無有且曰分受已七代矣攷通衢之死止五十年七代何其促耶族之人鄰之人異口一詞無不曰昌煜所墾與今所未墾皆通衢之業皆應三股分受本縣猶以其既墾之田未免少費工力不必復分止以未墾之三處令昌蕃昌賢兩房分受於昌煜已爲幸矣其毋倚武衿以再爭傷睦族之誼可也

汪敬修黃建極爭田

汪敬修懋修之控黃建極爭管程氏遺產也汪氏之稱詞則曰母舅程氏溪口田熟糧八斗有零因外祖宦蜀戊子阻亂爲黃建極之父黃正色代管去年赴蜀母舅程豫等面囑清算且有書札付之管業則敬修懋修之致問不爲無因矣比詢之黃建極則曰祖姑母黃氏適程道慰道慰生表伯正謨正謨生子登第戊子兵變道慰父子俱亡止存

祖姑母與孫登第其父正色孝養其姑姑感其意因以自置溪口之田書付帖授之管業比黃氏與登第相次病故棺殮之費皆從田出管理四五十一年契帖現據則建極之受田亦非分外也本縣因兩造皆隸膠庠均屬程氏懿親發議兩次欲令均管以待程氏之來乃復各執一見不相允洽迨復訊彼此供吐查考源委此田固非宦蜀者之業而程氏之遺業爲汪甥所管者已多卽昔年黃正色所管之鬼哄溪近亦爲汪氏出當若黃氏所管止此契約中之一分耳且弔驗付帖明載恩義相顧房族不得異說之語則是程氏他房尚不得爭而

況其甥乎復細查文契田糧四址程氏熟糧八斗之田盡入契內亦無另管契外之處汪氏兄弟雖情深渭陽此田則宜度外置之毋爲虞芮之爭可

耳



